

六  
書  
類  
纂

六書類纂卷

興山吳錦章學

讀篆臆存雜說

叙曰籀篆之迹具存許書世之講小學求詁訓者舍是無由然自東漢至今傳摹不知幾何次其說解之譌脫筆畫之增減十逾三四謂今日二徐本尚與原書脗合誰其信之若墨守其詞不免膠固而矯罔過正或反以不誤者爲誤亦非實事求是之道總宜平心觀理折中一是不墮於偏斯足貴耳茲僅就鄙見所及凡疑而弗安者雜記之以

二言類集卷之二  
一  
埃參攷姑名之曰臆存誠欲自抒其胷臆以探六書根柢  
究其離合非敢訾議前賢獨標異悖博好事之名也後之  
君子覽而訾焉

弌

古文一

此疑非許說也上古羲皇作易一畫開天倉聖制

造文字自必從一而起是一爲天地間第一古文而許  
君不言者以一無二形籀篆與古文無異不待言耳弌  
弌等字或晚周所增以誌數目防詐僞如俗用壹貳等  
十字同意恐原書未必采錄卽錄於一下亦當曰一或  
從弌必不曰古文一也許君窮究六書博通古今豈開

卷第一字卽顛倒如有是理乎桂氏謂小篆省弋爲一以趨簡便斥戴侗之說爲不知李斯制字之意亦君子之失言也豈其然哉

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夫丈夫也從大象頭上之簪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十尺故曰丈夫

立

住也從大立一之上

此三字皆從大從一於六書之法

天爲會意以一大爲天與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例同也夫與立則爲指事兼象形字何也夫之一象簪形立之一象地形大皆象人形一非一二之一大非大小之大故不得爲會意凡會意之字必合兩文三文用其本訓

乃合古法如夫立等但取其文之虛象皆於本訓相遠  
又當隸別體或兼一兼二者亦有之若概指爲會意謬  
矣六書首重字形然形體中皆有理解知其理則見形  
而得義千萬字可豁然貫通不知其理雖強記亦無益  
也六書似此者甚多特發其例如此

上高也此古文

上

篆文

上字指事今本如是疑脫去二篆及說解亦

古文上五字觀下帝旁兩字及𠂔言等皆從二可見也  
倘原書無二篆則帝言等字何所從乎且示部示下有  
從二二古文上之語則上部上字下必有二篆也此宜

補入惟以上建首係標明指事之例二篆理應居次段氏改二爲首又刪去秦篆之上皆非許意

雱

籀文

此亦可疑有偏側之義不必從雨雱當爲水部

湧之異文不知何時誤移於此併刪水部之雱耳

帝

從上束聲

此決非原文帝形從二不從上吊又非束字安得

云從上束聲疑帝字從二從帶省象人君居上端拱垂裳與古文君字一例爲象形兼轉注字夫𦰩束非美物古人制帝字何所取而以爲聲且形又不全其非束明矣○又古文帝下有古文諸上字皆從一云云此讀者

見無二篆因注此以記之非許君之語

環

璧也從玉環聲

此下當有古文環許君遺之歟抑傳寫者脫

扁歟皆未可知說詳後予字下

琰

瓊或從旋省徐鼎臣云今與璿同

此璿之異文音義皆同誤移瓊下宜

改正至璿之籀文獻係奴部璿之篆文與從玉之義無涉非璿之異體宜刪去玉部獻字

柴

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從示此聲

此解有譌脫燒柴之柴當作柴此聲當

作柴省聲與榮從營省聲均爲轉注字祠訓多文詞亦應作從示詞省聲乃止曰司聲亦脫誤也又如夕部之

姓卽古暗字訓雨而夜除星見其字當從夕星省聲乃亦云生聲與說解不相應世誤以爲形聲字而不知實轉注字也轉注者如水之流行從其正派中分出一股轉而旁注不得其全形而受其餘氣如考老履屨等字及各部中省形省聲者皆是也觀榮瑑姓昏數字卽可參悟總之一言以蔽之曰似形聲會意而與形聲會意之法皆有不合則轉注之體生焉明乎此理知紛紛言轉注者皆未得許君之意不可以論六書其詳已具原體編茲特附見其例以補所未備云



祫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祫天子所以親遺同姓從示辰聲此亦轉注字祫之取辰聲

正由盛以蜃器轉達其悵當作蜃省聲始與說解相應  
今本脫去省字又譌蜃爲辰也社字係胙字之譌天子  
賜胙豈必社肉或許書從俗作祚而拘滯者以示部無  
祚而妄改之歟許書說解中頗用俗字蓋以篆隸各體  
作隸自不妨通用以便省覽但不用馬頭人人持十鄙  
里太甚者耳段氏遇此等字悉欲照篆體改正是未究  
其指矣二徐本脫去省字者甚多不勝駁正聊舉此數  
字餘類推之

萌

艸牙也从艸明聲

今茗字當作此周官占瘳乃舍萌于四方鄭

康成曰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之稱與許訓艸牙意同茶薺亦艸木類其始生之葉皆可稱萌周官舍萌卽舍茗也茗古止通用萌後乃譌明爲名別出茗字或云今茗字當以侂代之非也

笑

艸也江南人食之下氣从艸天聲

此卽古笑字見鈕氏說文注訂愚謂

下氣猶俗云順氣也人氣順則心悅故引申爲笑許書必有一曰云云後脫失耳女部娛訓女笑兒從女笑聲兼會意女子以笑增其娛冶故會笑之意也隸變作妖

從夭夭訓凶短折無少好之義譌娛爲妖致與祆蠱之祆無異大謬又示部祆字亦譌體法宜從夭不知何時加艸頭於六書之理訛悟原文必不如是

𠂔分也从重八𠂔古文𠂔𠂔八別也亦聲𠂔古文𠂔此二字形聲迥異義亦不同

古以爲別字書分北三苗北卽𠂔之譌以篆形相似也若𠂔字象灼龜坼裂故五畫短長不一正肖其參錯之兒從未見以𠂔爲𠂔者漢石刻皆作𠂔印文妣字亦同又攷周散氏盤銘洮字從水從𠂔可見𠂔字形體自古如是今本實無譌舛段氏乃疑卜部之𠂔爲後人妄增

而刪之定以𠂔爲𠂔詳爲之說未免賢智一偏之見近亦多駁之者當仍從古本勿爲所惑也

否

不也从口从不

此字又見不部論者以複出宜刪而不知不部

之否實非複出其誤由口部之否係音字之譌傳寫者脫去上一點遂成否耳音今在丿部當移還口部音訓相與語唾而不受係從口之事自宜屬口其云從丿從否否亦聲者則妄人所臆增也音當從口末聲末古透字見金石文象火之上出又象鳥高飛入雲如詩俛焉飛戾天者其字當屬丿部不知何妄人因說解譌脫難

曉乃改爲音字。又增一欽篆而末之文遂亡於許書矣。至否字從不口聲合形聲之法自當在不部並非複出。祇以口部音譌作否遂致展轉馳誤不可究詰信乎古書之正僞難識昌黎之語豈欺我哉。

口

張口也象形。音坎。

此文疑有別解未完攷本書中從干口凶出

字亦均從口形當作一曰地有穿陷象阮坎之形其義乃全。

單

大也从叩卑闕叩亦聲。

此字疑從叩從華省聲單或亦古器物之

名與畢率等字同意又攷周姬單匱銘單作單上半似

器

今作

字下半似從車省車單聲近惜無確實佐證疑

不敢定或云從車省說亦可通然未得確證不可信

器

皿也象器之口犬以守之

此必有脫誤象器之口不辭器豈必有口

乎疑云象器之多或云象器四面陳設蓋器與品皆衆

多之象也口字決非原文陸氏介正釋文引說文器皿

也飲食之器從犬器聲說亦可通然云從犬則當入犬

部卽此以觀各部所屬之字彼此移易遂併其說解而

顛倒脫落尚不知其幾何安可奉二徐本以爲不刊之

典哉

頽趨進頽如也

此字妄人所增宜刪論語云翼如者謂行

步舒展如鳥之振羽蓋形容之語若從走作頽則直訓

行如鳥翼不得云如矣二字文理不貫許書必無此字

嗣从册从口司聲徐鍇曰史讀其册故从口

此說非也嗣者諸侯嗣國受册命

於天子司其國事口卽古圍字與邑或字從口相同非

口舌之口司者主也小徐誤口爲口而忘邑或字之從

口也故有此妄說大徐引之以釋字義謬甚

干犯也从反入从一

此爲干之一義而非其本訓也干爲兵械與

戈矛同類其文作干上岐出而平故开從二干而曰上

平也干當以象形爲本訓而以指事之干犯干求爲引  
申疑原文有兵械也象形一曰犯也等語而傳寫者脫  
扇之耳羊字亦象木有枝羊故南字從艹羊聲當讀若  
梗說亦脫扇並從干下口義未明析說解亦似未完

丙

舌兒从谷省  
象。他念切

丙

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竹  
上皮讀若沾一曰讀若誓弼字從之

右

二字篆文說解俱有錯誤又脫一篆今改訂如左

丙舌兒從谷省象形一曰竹上皮讀若沾○丙古文丙  
讀若誓弼字從之○丙亦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以上小篆古文共三字丙讀添去聲本象舌形又爲竹



上皮皆讀若沾。沾古添字。古不拘平仄。故可作去聲。○  
丙古文𠂔。讀若誓。彌字從之。傳寫者誤入𠂔字下。與讀  
若沾相連。小徐不知其誤。乃於弼部彌從弼丙聲。謂爲  
非聲。良足嗤矣。夫誓彌音近。何爲非聲。且彌以丙爲聲。  
不以𠂔爲聲。二文筆畫不同。獨不思彌旣從𠂔之誓聲。  
何以不用𠂔而用丙乎。此等顯然譌錯之迹。略未尋究。  
遽云其非。可謂精於小學者乎。二徐議論似此者多。姑  
卽此訂正之。俾後來勿爲惑誤焉。

丙亦古文𠂔。亦從谷省。篆文似丙丁之丙。惟其從谷省。

故上畫不平而透出半筆仍如谷字上半之久耳一切  
經音義屢見内字以爲古文鬧鬧導聲近故讀若導古  
導服土語作落音鬧服與禪服之禪音絕不同導服不可  
卽作禪字解也北方讀落爲去聲至今猶然導音鬧服云  
者猶言去服故許君謂内字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由此  
思之導鬧同一音而内鬧爲一字内雖爲内古文而實  
各有其聲讀也惜宋本已遺内篆又將三字說解顛倒  
錯亂二徐因陋承譌不能辨正僅於内典中稍留軼迹  
而說又不詳孰能取證無怪千有餘年暗如長夜從無

六書類纂

卷之四

九

論及者愚讀匚部匱下解曰從匚丙聲苦丙匱二聲之懸絕積疑久之乃悟匱字實取丙爲聲而隸體省去一畫之上出者遂譌爲丙聲而無從說之矣或疑丙非匱聲欲改爲內則愈譌愈遠幸元應書中存此一線之孤證得藉以辨別三篆及說解之譌謂非南閭祭酒之神有以相之俾發此千載之覆也可乎

言

从口  
辛聲

此下脫古文一篆考本部詩謀信訊等字下均有

古文其左作𠄎從心從古文口應卽補此篆於言下二徐本脫去古文者此其一也

識常也一曰知也從言戠聲此有脫誤識在諦督之間必以知爲本訓

從言戠聲一曰大常也常爲天子之旂故以爲旗識字後世從俗用幟遂忘識有旂常一訓段氏疑常爲譌字亦偶未見及此耳

訴告也从言斥省聲大徐曰斥非聲而不言究作何字令人不解

斥爲籀文厂字斥省當作何形斥仍是斥並無所省而疑其非聲耶蓋訴字從言席聲席從苜聲故重文作𦉑𦉑亦取席之省而轉用其聲訴或不取席聲而省席作庠亦未可知總之省不省均是席字與斥無涉不知爲

席之壞字

字形不全者

而以斥非聲三字疑誤後來二徐號

精小學猶往往妄說如是可勝歎哉

𦍋

叢生艸也象𦍋嶽並出之形

此字上半象艸生地面長短不一下半

卽干部之羊宜曰從羊疑脫去從羊二字羊爲枝任象

形而兼會意又𦍋字下從𠂔上半與𦍋同今本云從𠂔

從𦍋省與此取象之指相合

𦍋

舉也从升由聲杜林以爲麒麟字

此字篆形譌甘爲由當作從升甘聲

乃合觀麒麟字從其甘其皆古文箕故小篆從鹿其諧聲

古文從升甘象形而兼取甘聲也或以爲從畱亦非

段

借也。闕。譚長說。古邪切。段如此。

此字疑從皮下聲。下文作二尸之

所加疑是古下字。惜無佐證以明之。

彗

埽竹也。从又持姓。

此字今本篆文從姓。姓象衆生並立之兒。與

彗義隔絕。當從又持𠂔。象帚形。𠂔本古丰字。通作豐。見周豐宮瓦銘。許不錄𠂔字。故於豐篆亦云從豆。象豐滿形。然彗字要當從𠂔。象形。必不從二生之姓也。

筆

秦謂之筆。从聿从竹。

此有脫文。疑秦上當有聿也。二字不然。秦謂

之筆。語鶻突無根。愚謂筆卽聿之。或體當爲聿下重文。脫聿或從竹四字耳。

攸

行水也从攴从水省

汶

秦刻石嶧山攸字如此

此字二篆顛倒非許書之

舊並非徐氏本之舊也嶧山原碑爲拓拔魏所毀止有傳摸紙本今西安碑洞所存一刻卽徐鼎臣所摸而其門人鄭文寶上石者文內攸字正作攸並不作汶如傳本果譌爲攸大徐豈不據說文以改正作汶乎可見秦碑本是攸字惟攸係汶之異體原本必先出汶字訓行水也從攴從水又出攸字云秦刻石汶字如此從人從水省而傳摸者顛倒篆文遂致與嶧山碑不符可見大徐本今又不知譌錯幾許讀古書可易言哉

農

从晨凶聲徐鍇曰當从凶乃得聲

此小徐妄說也凶字重讀卽若凶去

聲何必從凶乃得聲乎愚謂凶卽凶之省文如古文西之囟囟一例農爲用力憊忙之事應從晨凶會意疑原文從囟省聲二徐均不知音學輒率臆妄言如此類者不少學者以形與義求之勿墮其塵障中也

輿

弄或从口今作輿

輿訓升高從舁凶聲其上半與輿

古文要字

輿

古票字

農

古農字

字同形又古文弄作輿與内部鷗字相

似疑秦以前本有幽字至東漢時失其音義遂亾之耳觀輿農下說解歧出而輿票下亦無確語已可見一斑



矣○火部𡗗下云從𡗗省中一畫無箸當從𡗗省聲

受

从𡗗省聲

此字從舟省頗難解段氏謂許必有所受之亦

不得其證臆度之耳考阮氏積古齋周頌鼎銘尹氏受

王命受正作𡗗當爲籀文此外尚有數器同此者篆文

取舟之右一筆省去兩頭而橫置之遂成𡗗之形此許

所本也讀書不多不能知古人之意識字之難如此

𡗗

治也𡗗子相敵受以治之

此字讀若治說解有脫文但如所云則𡗗

形無箸𡗗子相敵者謂呂形似𡗗非𡗗似子非子也受

以治之下當云𡗗其中使上下分別各就其理則敵者

治矣。此字本從受出。許君以無受部可歸。故錄於受部中。其文宜次受下。

殺

戮也从殳杀聲

段氏曰。杀非聲。當從古文。以下有希字。謂卽古文殺與裘從古文求同。此說未確。杀自系別一字。非殺

之古文。且與希形不似。希必非杀之譌。愚以杀從尢從乂。當以芟刈禾黍爲義。乂卽古刈字。尢卽古秣字。尢從八。象形合乂成杀。爲會意。杀讀若察。亦與殺微異。非殺之古文。故取以爲聲。惟今本無杀字。或許君偶遺之。抑傳寫脫失。皆未可定。以六書之法論。杀宜入又部。尢部

而建首無此二文無所歸屬今當補杀字於八部末作從八從乂從乂八亦聲八訓分別與芟刈之意可通而殺從杀聲爲許君原文不必妄改矣

卦

从卜圭聲徐氏曰圭聲不相近从挂省聲

此說非也圭瓜一聲之轉何以不

近殆以挂訓畫古有畫卦之說故附會云爾獨不思挂從手圭聲與卦字一例亦可謂圭挂聲不近乎

𠂇

灼龜坼也从

𠂇 古文

此二字古文象形篆文指事卜爲

建首故先出𠂇字後出古文其曰象形者正釋𠂇字也𠂇之左卽用古文𠂇今本作𠂇少一筆必非其舊古文

止象𠂔兆參差不一之形篆加卜者明此爲占卜之事  
以見其意自應作從卜𠂔象形安得不從𠂔而從𠂔乎  
𠂔爲譌字明甚段氏以𠂔爲𠂔卽據此立說而未加詳審遂爲小徐所惑至𠂔下云  
古文𠂔省𠂔又係𠂔之譌省字誤增先有𠂔後有𠂔古  
文何從預省只當云古文𠂔三字足矣說解二共十一  
字而譌者二衍者一卽此觀之古書之外錯曷勝其辨  
治經訓者可易言哉

𠂔

宮不見也關

此字讀若縣從自下𠂔許書無𠂔字故不言也

今以臆測之𠂔爲古文𠂔而爲古文天見玉篇等書疑

曷當從口省天聲其義爲自近而遠極望不見口在郊野而天之象更杳茫無際曷卽古文邊字後加彡見意而曷遂不用作縣音者亦漢唐人臆定非其本音引申爲宮室深遠不見亦非本訓

帛

相當也闕讀若口

繭

蠶衣也从糸从虫帛省

此二字疑本一字也帛當爲

繭之古文二字說解皆有舛屛帛下脫從巾云云今止存七字必未完之文繭下所云亦係譌錯繭篆明明從帛安得云帛省必原文脫誤妄人以臆補之段氏改爲從糸從虫從帛是也愚攷帛字不見於經典而口聲與

繭甚近其爲繭古文無疑篆形當作𦉳象蠶螫破繭而出𦉳象其身與角。○象繭壳形本在糸部繭下不知何時脫失而妄人又入之𦉳部故說解與字形全不相應而又委之於闕耳今宜移𦉳於繭下而刪𦉳部𦉳字

𦉳

籀也 籀篆文𦉳象形 籀從佳𦉳

此字說解有脫誤𦉳與籀亦非一字並

不同音其以籀爲篆文𦉳者妄人所爲也按𦉳從日從鳥省象形而今本脫去五字僅以籀也兩字顛預了之下增一籀篆妄而又妄矣𦉳下音七雀切大徐直以爲鵲之古文徧攷經籍中借𦉳爲履𦉳皆讀若昔無讀若

誰者詩松柏有鳥叶讀若桷亦非本音愚謂鳥係誰中之一類如山誰之瞿爲誰之別名今俗語呼誰爲喜雀喜卽鳥音之譌此當傳之自古非近時始有而悠悠者竟忘乎鳥有喜音喜昔聲近而以爲與誰音同也知鳥止當讀若昔乃能知誰非鳥之異體爲鳥與瞿之總名其字從佳昔聲訓爲鳥名當屬佳部今俗作鵲亦因佳鳥互通鷦鷯雞雞一例耳宜移誰入佳部刪鳥下篆文

車

專小謹也从么省  
少財見也少亦聲

耑物初生之  
題也象形

此二文音義相近疑本

爲一字古篆異形各爲字母聲母之用故分建二首耳

耑象艸木初生毫無疑義惟𠂔字說解似有脫誤𠂔之  
篆形上從𠂔下從𠂔省中似田字亦必有說且專小謹  
也文亦不了疑作專專小謹也𠂔專𠂔三字意皆可通  
專行而𠂔𠂔皆廢從𠂔省以下疑作從𠂔在田上下象  
其根凡萌芽初發必小而謹束不遽分散故有專壹之  
意其從田者亦如耑字中畫一之象地且田聲與𠂔近  
安知古人制字不兼取其聲耶𠂔亦聲不合恐非原文  
𠂔從𠂔引而止之𠂔如𠂔  
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此文從字下補口段說是也否  
則不成文理馬字係牛之譌說亦是



玄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此解未完當作象絲而入覆之故從入從

絲省茲疑卽籀文玄故左傳何故使吾水茲釋文曰茲音玄與艸部之茲從艸絲省聲者迥異茲茲二字經籍

多不分宜從段氏說

予推予也象𠂇相詐惑也此解疑有脫文相予必有一物

相予之形𠂇从反予

徒曰相予以何予之安得有形況予上作𠂇是明明有物在手向外推之予下之丩當從手省象手形故有推予之義攷周𠄎鼎銘錫汝赤環環作𠂇爲象形之文予字正取持𠂇向外之象其訓當作推予也從手省從𠂇

象相予之形。古文環如此則形與義皆了然矣。𠂔從反予亦取以物與人而設詐取還如相如完璧情事名予而實不予故曰相詐惑引申爲一切虛𠂔之意許書環下未錄古文故予字說解難於指實然確係從古文環無疑特訂正之以補其未備云

𠂔

列骨之殘也从半𠂔

此篆桂未谷先生亦疑之而未有說愚妄謂

𠂔當從骨省骨去肉爲𠂔此又爲殘毀之餘則已非骨之全而似半𠂔之形矣故疑從骨省象半𠂔形今二徐本脫失數字耳若從半𠂔則口內多一小畫於字形不

合

羴

或曰羴名象形闕

此字讀郎果切音裸說解必譌脫如今本則

無此文法既在肉部自必曰從肉云云何得艸率乃爾以法論之宜云從肉亾從𠂔從口口古圍字或曰羴名闕闕者不知其音訓不能臆說耳象形二字更顛預羴篆見在有何羴象之此直妄人所爲遁詞既窮委之於闕疑惑後來殊可恨也○愚以臆測之羴肉少也從肉亾會意從𠂔口聲疑卽古文羴字羴訓羊瘦也從羊羴聲羴音雷或省作羴與𦍋𦍋表求一例讀若裸裸累雙

聲累又轉黎故羸羸字從之而取羸聲又裸冷雙聲冷轉倫盈故羸羸字亦取羸之轉聲羸不必從羸省也且據徐氏之說羸音盈羸音裸羸何以得羸聲而讀若盈乎不此之思而但謂羸從羸省妄作解人古今若二徐者滔滔皆是段氏精於聲韻而亦不加糾正何歟

弱

調弓也从

撓也上象撓曲多象毛麓

弱省聲弱撓弱也弱物并故从二弓弱從弱省合轉

注之法然本書無弓字故說解如是果有弓不須從弱省也弱字說解頗多牽強恐非許書原文今訂之於左弱者彊之反也彊訓弓之有力從弓彊聲則弱訓弓之

無力審矣弱本從𠄎從二𠄎𠄎有彊意而𠄎爲毛飾無力之物弱如二𠄎安得不弱故從𠄎從二𠄎會意法當屬弱部乃明明從𠄎不屬其建首而別立象撓曲一訓明明從二𠄎如兢兢從二人例而云弱物并故從二𠄎弱物何所見而必并且𠄎者何也乃曰從二𠄎此尤不辭曾許君而爲是說乎愚謂弱字必在弱部不知何時併其說解亾之遂致妄入𠄎部而爲此支離無據之說也○又𠄎字不見本書或許君所未錄然揆以六書之法當有此字𠄎加𠄎猶言𠄎如毛其無力顯然故弱從



之首爲糾繻之古文俗所云糾葛繻結皆有交互之意故互字從𠄎當訓交互也從二𠄎象人相推握使二物交合之皃爲指事而兼象形字加竹則爲收繩之筴加木則爲行馬之極均取交互爲義非專諧聲也互字屬二部爲允以爲筴古文者亦非也或云裘求𠄎𠄎等與此一例互旣不附筴下求𠄎等字將移之何部抑仍之乎則應之曰裘求𠄎𠄎本係一字特分古篆離其篆文無部可歸又不可建首法宜附見篆下若互與互字皆明明別爲一義各有所統安得混入重文而紊六書之

法耶。○今二徐書中部分錯亂及說解譌脫者頗多。如  
互互等字以淺陋若某尚能知其舛誤豈許君曠代通  
儒反見不及此乎。蓋因晉宋間五胡雲擾漢人詁訓淪  
亾殆盡而俗崇隸艸併籀斯之筆畫而淆亂之於是一  
二妄人稍見六書影響自詡通博臆爲增損而許書之  
眞面十去五六矣。近世學人匙達此理墨守二徐本奉  
爲不刊之典而不知其厚誣南閣也。實甚可不大聲疾  
呼以代白之哉。

甘美也从口含  
一一者道也此字之一非數目字說解未明顯從口含



一者謂口有所含而味之也一象所含之物以一爲道  
反迂窒矣音字從言含一亦然言者衝口直出音者聲  
在喉舌間停頓宛轉有含蓄而不遽吐之意本專指人  
而言引申之爲五音八音耳

𠂔驚聲也從乃西省聲籀文𠂔不省或曰𠂔往也讀若仍此解有譌舛西省聲當作

𠂔聲𠂔古文西𠂔從𠂔無所省也籀文𠂔不省五字不  
當在𠂔篆下與𠂔不相應𠂔隸作迺或作迺見漢書及  
碑刻迺之篆文有作𠂔者見唐石刻度必有所本愚妄  
謂𠂔下當有𠂔字云此籀文𠂔從乃從𠂔省𠂔亦古文

西乃不省讀若乃其作仍者誤加人耳否則讀若仍爲  
鹵字之聲讀若乃爲圖字之聲如囟丙一字二音之例  
而今本於西聲下脫去讀若仍三字而圖之讀若乃又  
譌爲仍也至或曰往也五字疑是下鹵字之說鹵訓氣  
行兒引申有往之一義而又誤入於鹵不省下耳鹵不  
省三字更鶻突不解鹵從鹵本無所省其作𠂔者卽與  
鹵之從乃省者無殊安得云不省耶總之許書經傳寫  
者傾倒脫誤竟如亂絲雖段桂諸儒專治此書竭盡心  
力而不能一一整理悉還舊觀小學之道真難矣哉噫

豈

師還振旅之樂也从豆微省聲

豈讀若愷義亦相近今本微省聲微爲

敫之譌然亦非從敫省也以字義求之疑從自省聲自

訓小阜有衆多之意故官師字從自其篆形作巨省去

二丿畫卽成尸矣且師還振旅士卒衆多歡譀而返是

爲豈

俗作凱

唱從自省猶從師省也師有衆意爲轉注之

正體識者幸勿以爲好奇也○人部敫從豈省聲大徐

謂豈從敫省敫不應從豈省蓋傳寫之誤疑從耑省云

云是欲攷覈形聲以求一是而豈知敫從豈省固不誤

所誤者豈從敫省耳許君竭盡心力作此一書必不愼

倒舛錯至是徐不疑豈之從斂而但疑斂之從豈所謂  
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至云豈從耑省亦非耑與豈聲  
既不近義亦弗通不合轉注之法大徐不知轉注故其  
言如此特訂正之以見古本譌脫之多讀者宜深思其  
意毋爲流俗誤本所惑也

有所絕止而識之也

主

鐙中火主也从主象形徐氏曰俗別作炷非

此二字說均譌

錯愚謂一者鐙中火也銳而直上正而不偏象火上達  
形此爲本訓隸借用主字以爲主宰客主者皆一字也  
乃今本一語未及其所云絕止而識之者當卽後世讀

書點句之、立作旁下勢與一不同非許君語秦以前  
書皆簡冊縑素未必有加點之法恐無此、字卽有之  
亦必不同主音若鐙火之一則自古有之豈可以、作  
一而反置本訓不言乎殆遺失本訓而妄人爲之耳至  
主字當訓鐙火之主也從一亦聲主象鐙形若今本所  
云則主卽一當爲一之異文不得爲盛膏之器此等疑  
似處前賢悉未論及學者宜細參之。一形不可作隸  
故漢時卽通用主而別作炷字代之此亦一之所趨不  
得不然如以左爲方方爲匚曲爲匚卽象一書同此例

爵

篆文作

𩚑

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

此會意兼象形字說解象

爵之形爵係雀之譌雀小鳥也爵上半之𩚑象雀形下從鬯從又會意非全體象形也爵自爲酒器之名經典中之爵入大水爲叢毆爵皆通假非本義疑𩚑爲雀古文故爵取其聲不僅象其形也○或以說解有其聲節節足足之語遂援淮南子所說謂爵卽鳳皇此妄說也爵本非鳥名通假亦止作雀字曾有鳳皇居叢木而入水者乎節節足足正雀鳥之聲何足爲異諸子書多附會不典之談貴別擇其是非不可盡信之也

辜

孰也从音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

此字有三讀一曰四字非原文桂氏

云未聞其說愚謂此說別一聲非說別一義也蓋孰從辜聲孰鬻音近當作一曰讀若鬻耳至純之音爲醇敦等字之所取聲讀若不誤惟攷宗周鐘銘有辜伐其至戮語釋辜伐爲烹伐阮文達公云辜說文訓孰也讀若純義同烹烹伐猶言殺伐鄴卽撲字謂殺伐其內侵之師乘勝擊其都邑以聲罪致討也此說極明允是辜爲古烹字無疑當又讀如今之烹不止兩音也飀字隸變作熟其下四點卽羊字所改烹亦當同此意度漢人必

有所本非出臆造乃經典中皆以𣎵爲烹而未見作𣎵者則又所未諭矣

𣎵

竟也从木恆聲

𣎵

古文

𣎵

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心以舟施恆也

𣎵

古文从月

此四字

部分說解均有舛錯恆字說尤窒晦以法論之𣎵當訓以木橫互止物不前從木恆聲屬木部是也𣎵當別爲一字屬二部爲會意兼指事字蓋二象川之兩岸而舟往來其間凡水中有物阻之卽爲互塞古作𣎵舟在水上亦似互塞之象故讀若梗今本以爲古文𣎵決非許意至恆訓常從心互聲爲形聲之字當屬心部今本云心



以舟施是何等語。漢儒文雖古奧，有似此者乎？可一望而知其謬也。古文𠔁從月，引詩如月之恆，乃今本從外，不似月字，則併象形亦譌，尤不可據。

口

回也象回  
市之形

此解下當有讀若圍，一曰讀若園，二語口本

圍園二字之古文，而許不言者，以口建首，不得併錄二字於口下。曰篆作某某也。園之古文，金石多作○形，與口不同。以法論之，園下當有古文攷，肩字員字皆從園之聲，不從圍之聲。其字形亦當小異，肩員上口不得作正方形，宜四角圓轉，以別於從口之邑或等字。始合篆

法此等細微處亦不可置之不論也

羸

从貝  
羸聲

此解不誤大徐不知音學妄云當從羸省聲非也

凡從羸之字皆取其聲說詳前羸字下

壺

篆文  
作

𪔐

从口象宮  
垣之形

此解有脫文𪔐字下半象形而上半

非也蓋轉注兼象形之字取橐之半以爲聲耳空補從  
橐省三字於從口下其義乃足

𪔐

从反邑  
𪔐字从此闕

此文止𪔐字從之別無所用自漢訖今竟不

知爲何音何義儘可棄之而許君必錄此於邑部之末  
者特以𪔐字故耳不錄𪔐字則𪔐之左半無根難於建

首而鄉鄉無所統屬由此推之凡反文倒文之配形爲聲如中𠂔之類許書必不遺漏勿以傳寫之脫失而併誣及作者也

鼎

象析木以炊貞省聲

按析木之形古金石文多作𠂔不作𠂔卽片

𠂔二文反正相背積古齋款識內析父甲彝父辛卣父己觶析父乙敦均有此文皆作𠂔釋曰析木爲古析字片得其右𠂔得其左𠂔旣可作𠂔則𠂔自可作𠂔而牆𠂔戕將等字從𠂔得聲者何不可作𠂔形唐人說多相同必有所本小徐未見古文析木之形妄謂𠂔從𠂔省

凡𠂔聲之字皆欲改牀省聲真孤陋寡聞果於自用者而後世小學家猶或拾其餘唾亦何爲耶𠂔已錄入說文補逸中今因鼎從析木證以古吉金遺文益知其確復記數言於此。𠂔宜入木部析字下許君未得確證雖心知其義而不敢錄其文僅於鼎篆微言及之慎之至也今旣得確實證據宜補𠂔於析下則鼎字之象形愈明而𠂔聲之非牀省不容紛紛聚訟矣。又許君叙次建首仿易序卦故鼎從𠂔次片部之後猶舛之次於𠂔後也由此推之𠂔部未必有𠂔片部未必有𠂔然後

鼎舛二篆得以嬗聯接下否則不相貫矣若晁氏謂唐本有月部則未必然月止爲他字之聲不爲他字之母法宜附見部末不當建首也

克

篆文作

亨

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

亦

亦古文克

录

篆文作

录

刻木录录也象形

此二字說解疑有脫文克下當訓

肩也從高省象人側立負物形其曰象屋下刻木之形七字宜在亦古文克句下以录字下半同录也若录字下半似刻劃形而上半所似字古勝字亦似允古文或合二文兼會側身屈足之意克录相聯爲一類之事故古

文克亦近条形。今工匠懸空彫琢，必不能正立安處。古時想亦如是，因此創制克条二文，以形兼意，或未可知。存此以俟識者。

𠂔

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𠂔象寶貨之形。

貫

錢貝之貫也。从𠂔貝。

此二字本爲一字。古

止作𠂔。後加貝作貫，以見其意。久之遂通用貫，而𠂔廢矣。𠂔下當有古文串，或作串。兩篆今本無之，故心部患字本從心串聲，而云從心上貫。𠂔亦聲，不辭之甚致不可解。患下說解疑非原文，且下有古文𠂔，明明從串。可見串皆𠂔之古文也。南宮中鼎銘貫行之貫作串。

與古文患上半相似彼時正用籀文故益繁密耳母部

母下當補此古文二篆

禾

从木从𠂔省  
𠂔象其穗

此字上畫從右向左作下垂之形宋本從

𠂔省實許君之說而段氏以爲淺人所增刪去之非也

𠂔有安音故省之而取其聲說解偶脫聲字耳攷金石

古文禾字上畫向左獨長大似竹葉形所謂從𠂔省者

正省去其兩旁而取其中畫側置於木之首向左倒垂

象禾穗之狀因悟我字之禾或亦從𠂔古文𠂔而省之

歟凡此皆古人傳疑之類姑卽臆揣者錄而存之不敢

自信其有合也

倂送也从人并聲

此古媵字今本說解皆是乃徐鼎臣謂倂不成

字當從朕省聲案勝字從朕聲古者朕或音佚云云其說甚謬倂從并執火會意何以不成字勝從朕聲與佚何涉乃云倂當從朕省又云朕古或音佚憑空武斷全無證據與小徐謂戕牆等字皆從牀省者無異二徐多有此種議論疑誤後學急宜刪去至倂從兩手執火與夷音義相同已詳說文補逸中矣

朕我也

此解有脫肩非原文我亦非朕字本訓以法論之



當曰從舟并聲。一曰我也。闕必不如此。苟簡愚以朕嘗訓舟罅也。引申爲朕兆。又借爲自僞之朕。何以明之。舟有罅隙。必得火以照之。始見。蓋其端甚微。若龜兆之坼。不可遽覩。故引申之。可爲朕兆字也。古不論尊卑。皆得自僞爲朕。意謂人之知識。必如火之光明。幽隱畢察。因以爲己之僞。此以朕訓我之由。自秦始皇以朕爲自尊之字。禁臣下不得用。致趙高愚弄二世云。天子僞朕者。謂宜深居不出。使人罕見。無以窺其端兆。此正附會字義。陰肆奸謀。而二世不悟。遂殺其身而亡其國。一言之

欺矣其禍至此說字義者安可忽乎哉

苟

自亟飭也从羊省从勺从口音亟

苟

亂艸也从艸句聲音狗

此二字久不分別併

不識苟字經典中皆譌從艸段氏謂經典不見者非也  
攷苟從勺口卽慎言之意故訓亟飭又引申爲誠實凡  
古書中所用苟字如苟日新苟有用我者苟志於仁矣  
及各書中訓誠訓果訓如訓儻之苟皆卽此苟字宜讀  
若亟並非借苟且之苟而天下古今皆讀作狗音竟無  
一人言之可怪也至從艸之苟字如臨財毋苟得臨難  
毋苟免苟完矣無所苟而已矣等語則宜讀若狗以其

皆有苟且粗率之意故恭敬之敬從苟聲而兼會意若從苟且之苟聲固不諧又會何意此眼前日用之字世多習而不察而艱深微妙者更不待問矣詰訓之衰可勝浩歎

鬼

人所歸也从人象鬼頭从厶鬼陰氣賊害故从厶

此說疑有脫漏義似未完夫

鬼者歸也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生有功德及民歿而祭之要皆在人鬼之列與天神地祇同爲尊俎非醜惡之號若爲人所畏惡者則別有邪魅一類如左氏所言彭生伯有等非周孔之所謂鬼也形狀怪異陰氣賊害

皆指彼等而言何可不分別邪正而使聖賢祖考悉與  
爲儕伍乎且神鬼一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從覩其  
頭面凡見形作祟者皆妖魅物怪非鬼神之真卽有形  
有聲使人恐怖者亦鬼神假以示警所謂游魂爲變者  
也愚謂鬼卽人之魂魄彼凡庸之衆生則昏昏蒙蒙死  
則泯泯漠漠不足爲人安得有鬼旣死之後其氣散亡  
而已若夫賢能之輩得天地之元氣而爲魂魄生則寄  
於形體發爲聰明死則歸於太虛播爲靈爽往來天地  
間不隨形以俱盡而人特不見之耳是以人鬼二字足

與神祇並重。今篆文字形從人從亼。從由。由與因由之由。篆形相似而謂象鬼頭。亦恐未確。許君據師說錄之。必有所受愚昧之見。覺有未解。妄綴數語。俟世之通人訂之。

由

鬼頭也。象形。音弗。○宜讀若莫。

此字及說解皆大可疑。由篆文作由。

與因由

音猶

之由無別而一讀若猶。一讀若莫。聲異而義

不同。攷許書由聲之字二十有餘。而迪、徇、苗、笛、卹、舁等字則皆與莫聲近。與猶聲遠。而篆文均作由字。隸亦從由。不從由。亦可見由由之本同一形矣。然許君於由下

無因由從由之說則此二讀固非一字又不可混而一之愚謂因由之由當屬田部或爲邈古文已詳說文補逸篇內至此部建首由字似可刪除其所屬之禺從內象形當入內部畏字古文本作𦏧從爪由聲宐入爪部附篆文畏字從人從𦏧𦏧卽爪字側形𦏧省聲𦏧從由亦合轉注之法至讀若莫之由當爲鬼部魑之異文與從田之由形微異而聲訓迥別許君因蒙鬼字建由作首而全書中又脫去因由之由字以致從由得聲者彼此牽混疑實益多安得起古人而折衷其是非耶○攷

鬼部彪下有籀文象段氏以與說解不相應輒刪去之  
愚疑象本作由在許君時已誤加尔妄併籀文遂併錄  
於彪下今幸存此蹤迹藉以推求本意段氏遽刪之未  
免武斷茲妄就鄙見訂正各篆說解於左

鬼

人死之後或有游魂爲變者陰氣賊害  
於人故从人从厶从由由古文鬼字

魂

人所歸也生有功德死而祭享之从示鬼聲○今本以  
此字爲鬼之古文非也當別爲一字屬示部

彪

老精物也从鬼  
彡彡象其毛

魑

或從  
末聲

彖

古文彪象兇  
惡可畏之形

𧈧

亦古文象  
彪頭形

以六書之法論之魂爲鬼神本字凡經典中作鬼者皆  
通假字也鬼則宜訓鬼物鬼怪自爲部首使二字劃然

分明世亦不一例畏惡之矣若彪之從彡自係指物精  
幻化如离魅罔兩之類人則生本無毛豈以存歿異形  
足見鬼彪非專指人而言至由爲彪古文其字形宜狹  
而長與因由之由稍異而鬼字或從之會意亦未可知  
狂瞽之見如此不知於六書之道是否有合知言之君  
子幸論定之

𠂔

古文礦周禮有𠂔人

此古礦字象銅鐵樸

古璞字

𠂔拆裂不一之形

又借爲童𠂔字詩總角𠂔兮讀若貫鄭箋曰𠂔幼穉也  
象童子束髮作雙髻形今本篆文譌作𠂔𠂔爲卯字古



文近時遵義鄭氏珍誤說文逸字已將卅字補入卯下  
尚未及訂正石部卅字之譌而段氏竟刪去石部之卅  
非也

彖

彖部彖也从彖  
从豕讀若弛

彖

彖部彖走也从彖  
从豕省通貫切

彖

彖部首修彖獸从  
彖下象髦足

此三字篆文譌舛宜改正攷彖卽彖之籀文彖部彖下  
脫彖字一篆致彖部彖字下半從彖無根乃妄增象髦  
足三字非原本如是也象髦足三字宜在彖部彖籀文  
彖之下彖部讀若弛之彖篆文脫去一畫段氏改爲彖  
是也又彖部訓彖走之彖卽易彖象之彖旣曰從彖省

而篆文乃下從彡與建首之彡相同竟似複出不但語  
不相應也蓋彡雖係一字而其形究有古籀之殊安  
可混而一之許書傳寫錯亂如此非細心覈校何從見  
其真面如豕部豕下今世字誤數語直不能讀經段氏  
改訂乃成文理汲古之學豈不難之又難也哉

忝

人部仁之古文从心上千

此非原本篆文也法當作急從心壬聲壬

善也與仁愛意近壬篆上似千字寫者偶遺下一畫遂  
成忝矣仁從心千於六書無一可通古聖制文字必不  
如是本書食部飪下有古文恡正作從忝加人此可證

古文仁從壬取聲不從千字也

瀕水厓人所賓附瀕蹙 𣶒涉水瀕蹙 按此當爲一字瀕篆

不前而止從頁從涉

𣶒從瀕卑聲

文𣶒或體故𣶒下所訓與瀕無異音亦相同疑瀕字本

屬頁部故曰從頁從涉不知何時增一瀕部又分爲二

字宜移併頁部爲是

龍

从肉飛之形童省聲

此就小篆之形說之未竟其義也龍字古文

頗多而一字未錄原本恐不如是攷金石文龍字與巳

篆同龍蛇一類故通作一形周龍伯戟銘作象首

尾又甲之形勿非肉字𠂔亦非從童省今字典龍下古

文竜卽是此字而說小篆者以彡爲肉𠂔爲童省而指右邊之𠂔象飛之形耳六書之法象形最先諧聲最後龍象形不得從童省也又古琱戈銘龍作𠂔亦象其全形𠂔卽從此變出桂氏引王伯申先生言𠂔爲古文龍而說未詳愚謂小篆係參合兩古文而制龍字本專象形而變爲會意兼形聲也

按𠂔之反文卽弱之半𠂔爲神化不測之物故乾卦象之以擬天行之不息則物之彊者莫𠂔若矣然彊之反爲弱故弱之象取之向疑𠂔卽古文弱證之以此益信

𠂔

背呂也象脅肋形

𠂔

背呂也从𠂔从肉今作脊

此本係一字𠂔爲古文篆加

肉以見其意當曰𠂔或從肉耳其讀𠂔爲𠂔

俗作𠂔

者唐

宋人之臆說古無此讀法也𠂔下背呂也三字衍文本爲一字更何待再言乎且名脊曰𠂔於六書之義何居自一妄人倡爲此讀而二徐皆從之絕不參攷文理疑誤後來而世尚推之爲通人也豈其然豈其然

𠂔

夏后氏之姓从女呂聲

此字本作𠂔今本無之必脫失也已詳說

文補逸編內近讀阮氏積古齋金石款識有周師旦鼎銘作周王大𠂔寶尊𠂔字正從女從呂與小篆同可見

三代前固有姒字或因許書不見凡經典中姒字皆欲以似易之亦拘虛之見矣

妥

安也从女爪

南楚之外謂好曰嬌亦省綏車中所把

按許書無妥字段氏補之攷周戎都鼎銘用妥眉永鄭邢叔鐘銘妥賓皆以妥爲綏阮文達公云妥又通蕤妥賓卽蕤賓也儀禮妥而後傳言鄭注古文以妥爲綏是妥綏古爲一字然皆讀若今撫綏之綏不讀若妥帖之妥若妥帖之音同嬌嬌訓好與妥訓安義近唐韻嬌作妥未必非其本字而大徐以爲非是亦出臆斷古文大

篆一字數讀如丙高亭賡之類不一而足愚謂妥既爲  
綏之古文又爲媾之異體正如變涇一例宜補妥字於  
媾下以聲義皆近也至妥從女爪會意段氏謂與安同  
意則是惟云女近於手則直不成語夫女以貞靜幽閒  
爲德非禮不動所主中饋織紵之事細心經營自能妥  
帖古人制字或取於此

我

从戈从手手或云古垂字

此字形聲竟難揣測手爲本書所無謂或

云古垂字者許亦不敢決也然垂爲手其理有可通者  
何以言之垂或讀若妥至今俗語尚然觀口部唾水部

唾土部唾其聲均與妥近古文作𠂔亦合象形之法與  
𠂔一例唾唾從垂卽如從𠂔垂𠂔本訓雖別而𠂔通作  
垂自古已然其文或亦並作𠂔也許不得確證故不采  
錄而仍於我字下附載傳疑之語待後來者訂補之歟  
愚謂我字當仍依許說定爲從戈𠂔聲當亦許君所首  
肯者至一曰𠂔古殺字則必非原文不但殺下無此篆  
且古人創制我字何取於殺之義此直可辭而闕之毋  
爲妄誣作者也

也

篆文

徐氏鍇曰語之餘也象氣出口而下斂而盡也

匚

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從匚也聲



按也與匚本一字也匚爲也之小篆也爲匚之古文自後世以也字爲語助乃別制匚字於是也與匚歧而爲二失其古訓而匚部也字說解不經之甚決非許君原文攷周姬匚銘尨戾匚姬單盤匚匚篆作匚象形今匚部匚下所云柄中有道可以注水者正是說匚之形與篆文匚字已不相應匚從匚也聲也卽匚所改可見匚爲匚之古文無疑篆文改匚作匚本象已晦李斯又省作匚而古訓遂亡小徐之說雖較勝不經者然終是臆度未究本原以也爲語助實係假借與焉於等字一例

茲既得彝器古文以爲確證而匚下之解又與相應則知也本作匚與匚實係一字其本形本訓由此復明於世而一切影響之談不足論矣今宜於匚部匚下補古文匚並附錄𠄎𠄎二篆刪去匚部也字庶學者不惑於瞽說而得窺六書之指焉

匚 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

𠄎 籀文匚

𠄎 象器曲受物之形或曰簠薄也

𠄎 古文匚

按匚與

𠄎與𠄎本各爲一文其義亦別惟聲則相同許君合之爲一解者以𠄎𠄎無所歸又不能別作建首故特變例錄之耳按匚爲古方員之方而𠄎則受物之器與匚

相同非卽匚也。因爲蠶薄與艸部苗字相通而匚則專爲凸直之凸世皆借因爲凸而蠶薄之曲乃加艸作苗矣。凡此皆相沿已久許君亦從俗通融但於大義無害亦不欲生今反古動涉拘窒此等處皆古人不言之意須學者善會之全書中似此者頗多特於此四文發其凡以資旁通云。

虫

蝮蛇也象其臥形音毀

蟲

有足曰蟲無足曰彘從三虫

此本非一字俗謂虫爲

蟲誤也虫音毀與虺聲同蟲自音重迥然各別然虫部所屬除蝮虯螭螻蛄蚊蛟蜩等字外如蜃蜃蜻蛉各類

皆非蛇虫之屬。許君所云或毛或鱗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者。皆指此而言。雖偏旁從虫而實非蛇類。祇係蝨蟲之數。故漢人作隸以虫爲蟲。謂虫者屈中。雖俗師所傳。究非全違本義。但不分虫蟲爲二讀。又不知從虫字實兼兩說。遂爲通人所誚耳。愚謂虫部之字。凡非由蛇虫生意者。皆當爲蟲省。特建首係虫。自不得又別白之以亂其例。正如酉部之字。多從酒生意。止曰從酉。不曰酒省。也是在學者善讀之。而心知其意焉。

蠲 馬蠲也从虫目。益聲。勺象其形。月令曰腐艸爲蠲。

此字疑爲蝟之異文。蝟下訓

蛎也從虫肩聲說解必有脫字法當曰蟲名象其形蛎  
蛎然徒曰蛎也究作何解其非原文審矣肩訓小蟲從  
肉口

古圖  
字

聲自係蟲類蛎又取肩聲其義當不僅爲蟲

名觀蜀下引詩蛎蛎者蜀以證象其身蛎蛎則蛎有卷  
曲之一義矣蠲與蛎聲義皆近生卑溼土中卽腐艸所  
化其尾有火飛者爲螢不能飛者爲蠲字形從蜀而又  
非生葵中者一類疑古止作蛎後借爲蠲潔蠲棄乃又  
制蠲字從蜀者亦取其形之蛎蛎然也本從蜀益聲而  
蜀非建首故遷就說之云從虫目益聲勺象形仍是說

一蜀字如以蠲附娟下而引月令證之豈不直截爽快  
矣乎古書爲妄人淆亂至此安得有識者不憚其煩爲  
一一訂正之以還舊觀耶

凡最括也从二从弓二  
偶也弓古文及

此字說解深可疑不知爲原文否

也段氏辨證甚詳然謂篆當作弓則徧檢古書及金石  
文從未見似此者其不可信也審矣愚疑凡字當從一  
從古文及屬一部謂由一以推暨之皆可云凡也今篆  
文明明從乃從一不似古文及與說解不相應所云從  
二者不見其形恐此字本不屬二部或妄移之耳姑存

此以亥參攷

亥

亥也从二二古文上从二人从匕象褻子咳咳之形

𠂇

古文亥亥爲豕故與豕同

按亥豕古

本爲一字與白白盲亨同例雖聲與義各別而形體無分在于支中則讀若海在畢類中則讀若矢各因上下文義讀之六書中似此者頗多任人臨文自審耳亥字古文師旦鼎作𠂇父己鬲作𠂇𠂇𠂇鼎作𠂇𠂇𠂇鼎作𠂇皆與今本古文相近惟癸亥父己鼎則全象豕形作𠂇知春秋前上有豕字而分二聲用之迨桓文以降始有亥字

字

亥作𠂇周公望鐘乙亥作𠂇漸似

小篆左傳二首六身之說正就彼時字形而言與古文無涉從此亥豕判爲兩字不能復合此亥字之原委也至豕之古文卽亥之古文而篆改爲彘又變爲豕取象微異用亦不同自隸體務從簡媚舉從彘之彘豪等字一概從豕行而彘廢遂不知彘之爲豕況能知彘之卽古文亥乎近代講小學諸公豈必見不及此特以無關要義置之不論夫豈知古人制字精意多在於此苟略而弗辨則根本迷茫凡經典古僻之字何從探其底蘊乎愚甚願學者遇形聲可疑處澄思眇慮以求之庶



幾窺見古人一二而倉史之墜緒不致盡湮於斯世也